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四

起昭陽協洽盡閏
逢敦牂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

夫

班表中尉掌徵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
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

子出行主先導以備非常
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初榷酒酤

如淳曰榷音較應劭
曰縣官自酤榷賣酒

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杜令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摠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酤工護翻約音酌 三

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

鄧展曰瘞

埋也爾雅曰祭地曰瘞瘞瘞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例翻

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

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

大人跡見二十卷元封元年

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

師古曰羈縻牽聯之意馬

絡頭曰羈牛割曰縻

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

可睹矣夏四月大旱赦天下秋匈奴入鴈門

鴈門郡屬并州

太

守坐畏悞棄市

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悞者要斬悞加椽翻師古曰又音乃館翻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

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父母有市籍凡七科也

及勇敢

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

朔方

郡屬朔方州唐靈夏州地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

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

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

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

鮮水出焉北流注於余吾

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

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降匈奴

誤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教

深入匈奴迎李陵教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

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

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

降戶江翻刺七亦翻

大關氏欲殺陵

師古曰大關氏單于之母關氏音煙支

單于匿

之北方大關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

妻干細翻

立為右校

王校戶教翻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

有大事乃入議夏四月立皇子髡為昌邑王髡音博昌邑國

屬兗州即山陽郡地其地在唐之宋毫單鄆
四川間考異曰表云六月乙丑立今從武紀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盡滌天下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

巫蠱要斬巫祝也蠱厭也惑也謂使巫祠祭祀詛厭魁
以蠱惑人也蠱音古孔穎達曰蠱者損壞之

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
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要與腰同徙郡國豪桀于茂

陵夏六月赦天下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且子余翻

鞮田黎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匈奴二十四長
左賢王位第一

左大將位第五
長子兩翻
左賢王未知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

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師古曰揮音屋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於西故以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揮來降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

為御史大夫 秋旱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

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

雲陽縣治谷是又曰醴泉漢谷口縣地隋為醴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 注渭中袤二

百里

師古曰袤音茂長也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

其饒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

邪

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琅邪唐沂密州也

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拜日於

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

登之果

臣瓚曰地理志東萊縣有之果山師古曰果音浮

浮大海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

河間趙婕妤

河間國屬冀州唐瀛莫州地帝置婕妤位
視上卿爵比列侯師古曰婕言接幸於上

也仔美貌婕
音接仔音予

居鉤弋宮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在直門內

任身

十四月而生

任讀
曰姪

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

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

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

恙余

亮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

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

少詩照翻

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巫蠱之禍

卒子恤翻

悲夫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

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

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故稱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八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初充為趙敬

肅王客

敬肅王名彭祖薨謚敬肅

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

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

見賢遍翻

充容貌魁岸被服輕

靡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康稜如崖岸之狀被服衣服也輕輕細也靡靡麗也被皮義翻

上奇之

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

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劾戶上以為忠直所

言皆中意師古曰中當也中竹仲翻嘗從上甘泉上時逢太子家使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穎達

曰馳道正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淳曰令已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

具師古曰家使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疏吏翻屬之欲翻太子聞之使人謝充

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

教敕左右古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

字亡與無通

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

石閭夏四月幸不其

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不

其縣屬琅邪郡

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冬十月甲寅晦日

有食之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西至安

定北地

二郡屬朔方州安定唐涇原之地北地唐邠寧環慶鹽宥州地

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

彭祖景帝

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淖姬教翻

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

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

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

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縣屬魏郡

曰無咎無譽

譽音余

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為趙王夏大旱上

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

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

門候掌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秩六

百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

臣石瓚

曰搜謂索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
恐姦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索山客翻十一月乃解巫

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

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為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

千九百萬發覺下獄下遐嫁翻下同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

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

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

與陽石公主私通陽石公主帝女也班志陽石屬北海郡上書時掌翻下同上且

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師古曰刻木為人象

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
對也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其家皆以

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澎侯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瀛莫幽涿深祁州

地屈丘勿翻釐力之翻晉灼曰澎東屈氂中山靖王子

也靖王勝景帝子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折而說翻閏月諸邑

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琅

邪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與陽石公主皆衛皇后之女長平侯伉衛青子也伉音抗又音剛

上行

幸甘泉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

仁恕溫謹

長知兩翻

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

生子閼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髡

少詩治翻髡音博

皇后

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

漢家庶事草創

朱熹曰草略也創造也

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

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

不勞民

更工衛翻為於偽翻

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

也太子敦重好靜

好呼到翻

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

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

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

簪請罪

脫簪去飾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

以逸遺汝

遺於季嗣

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

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

最大最也

上亦無異有時

不省也

無所違異也不省不視也省悉井翻

上用灋嚴多任深刻吏太子

寬厚多所平反

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

雖得百姓心而用灋大

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

言留其事

取上意裁決也

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

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灋者皆毀之邪臣多

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

譽音余少詩治翻

衛青薨臣下無復

外家為據競欲搆太子

言自衛青既薨之後姦人以太子無復外家以為憑依競欲搆

成其罪

上與諸子䟽

䟽讀曰疎

皇后希得見

見賢通翻

太子嘗謁皇

后移日乃出

移日言曰景移也

黃門蘇文告上曰

黃門屬少府以宦者為之

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

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

加白之皇后切齒

切齒者怨憤之甚兩齒相摩切也

使太子白誅文等

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

也上嘗小不平

小不平者體中微有不適也

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

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

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

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被皮義翻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

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

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

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

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

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

詈

惠於避翻

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

更工衡翻訐居謁翻鄭玄曰詛謂祝

之使沮敗也漢法有大逆無道之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

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

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

忘巫放翻遺忘也

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

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

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故其字從

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音息遂翻

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

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

以酒醺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強使之服鉗鑷也灼灸也汙烏故翻鉗其炎翻強其兩翻民轉相誣以巫蠱吏

輒劾以為大逆無道

劾戶

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

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

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

差愈也

上乃使充入宮至省

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

師古曰說

讀曰悅贛音貢姓譚齊人
降邨子孫去邑為章氏

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

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

縱子容翻

太子

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

師古曰三輔舊

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蘊之

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

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傳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

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

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

繫獄

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

窮治其奸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

家吏請問皆不報

蘇林曰家吏皇后更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更也師古曰既言

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更及太子更耳瓚說是也

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

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

事見七卷始皇三十七年

太子曰吾人子

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

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

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

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

格古陌翻擊也

太子自臨斬充罵曰

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江充趙人故罵為趙虜乃汝也謂充前告趙太

子陰事使太子見廢也乃復亂吾父子也復扶又翻又災胡巫上林中

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翻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

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鄭氏曰長音長者之長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

后見嫪毐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于綺翻發中殿車載射士師古曰中殿皇

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殿者天子之內殿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殿之寶馬臣得賜之非專主皇后車馬也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

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孟北上曰太子必懼又忿

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

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釐聞變挺身

逃

師古曰挺身引也獨引身而逃也余謂挺身拔也拔身而逃也

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

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疾置急傳也

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

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

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何謂秘

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

屈釐於太子為兄弟故以

周公之事責之

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

為櫓

師古曰櫓盾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

毋接短兵多殺

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

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

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

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

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

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

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

鄉即舊營校之地

侍郎馬通使長安

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皇后

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為莽姓譜馬本自伯益之裔趙奢封馬服君後因氏焉

因追捕如侯

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

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

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短曰楫長曰

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蓋掌楫棹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為大鴻臚者凡朝會使之鴻臚

傳以贊導九賓予讀曰與臚音閭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

黃旌加上以相別

更工衛翻別彼列翻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

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

音任

壬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

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凡市廟記曰長安市有

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為市也一說四

市者東市西市直市柳市師古曰毆與驅同

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

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

街衢之側有溝以通水

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寢多虞

寅太子兵敗南奔覆盜城門

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盜城門一曰

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長樂闕下南奔覆盜城門而出亡也司直田

仁部閉城門

班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

以為太子父

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

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

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下

翻 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灋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

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

綬后自殺

璽氏翻

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

敗見勝者合從之

言與之合而從之也

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

要與

腰 同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

成力戰獲張光

姓譚商丘衛大夫以邑為氏

封通為重合侯

班志重合侯國

屬勃海郡

建為德侯

班表德侯食邑于濟南界

成為稅侯

班表稅侯國屬濟陰郡孟康曰今

稅亭稅音妬

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

子發兵以反瀟族吏士劫畧者皆徙燉煌郡

師古曰非其本心然

被太子劫畧故徙之也燉音屯

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

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

班志壺關縣屬

上黨郡荀悅漢紀茂姓令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

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

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

適子承大宗故謂之宗子適讀曰嫡

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

隸賤也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

釐千六翻

造飾

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

隔與隔同塞悉則翻

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

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

免耳

難乃旦翻

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

君子無信讒言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

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樂也言青蠅往來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搆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

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

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省悉景翻

發盛

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

漢丞相位三公將即亮翻

智者不敢言

辯士不敢說

說式芮翻

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

親

少詩治翻

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

勝惓惓

勝音升師古曰惓惓忠切之意惓讀曰拳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

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顯言赦之也

以文理觀之不必有敢字

太子亡東至湖

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號州湖城闐鄉二縣皆其地

藏匿泉鳩里

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闐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冢在澗東

主人家貧常賣屨以

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

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洛度徒即入室

距戶自經

孫恂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經其頸謂之自經以刀割其頸謂之自剄

山陽男

子張富昌為卒

山陽時為昌邑國

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

抱解太子

班志新安縣屬弘農郡續漢志縣有斗食令史

主人公遂格鬪死皇

孫二人并皆遇害

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即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

茂上書上感寤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更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

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弗捕此說恐妄也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邕侯班志

河內野王縣有邕亭邕音于

張富昌為題侯

班表題侯食邑於鉅鹿初上為太

子立博望苑

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為于偽翻下同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好呼到翻

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

為于偽翻

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

處昌呂翻

左右前

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

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

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

易以政翻

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

子之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丘成為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

小子偃為平干王

平干國屬冀州本廣平也
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

匈奴入上

谷五原殺掠吏民

上谷郡屬幽州
唐鵠州地也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雍於
用翻

匈奴入五

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

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

重北邸邸居水

重直用翻師古曰邸至
也音丁體翻邸之日翻

左賢王驅其人

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

且水

將即亮翻師古曰且子余翻

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古師

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翻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

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

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

虜不利還

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

兵

要一遙翻下同

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

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

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婉音晚又音免

共圍車師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

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陁

要讀曰邀服虔曰夫羊地名也

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

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

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

匈奴犇走莫

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

祖輒祭也崔氏云宮

內之輒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輒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

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

釋輒祭酒脯也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

脯之奠為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昔

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歿於

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

道故祀以為行神為于偽翻

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當時列侯

通呼為君侯尊稱之也

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

人子也貳師女為屈釐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

穰

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昭紀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皆屬少府豈其時穰兼兩令乎

告

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

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釐厨車以狗

師古曰厨車載

食之車狗行示也

要斬東市

要與腰同

妻子梟首華陽街

梟堅亮翻長安城中

八街華陽其一也華戶化翻

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

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

稱意適與獄會

據於絹翻說式芮翻稱尺證翻

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

如淳曰以就誅後雖欲復降匈奴不可得復扶又翻

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

一要

遙同

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

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

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

渠侯謀曰

晉灼曰決眊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輝渠侯輝渠魯

陽縣也予據班表僕朋侯輝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眊都尉非匈奴官也師古曰

晁息隨翻
輝音輝

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

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

據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速

邪鳥地師古曰燕一千翻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

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

塹七艷翻深式葉翻度深曰深

從後

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

之

降戶江翻妻七細翻

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秋蝗九月

故城父令公孫勇

班志城父縣屬沛郡父音甫

與客胡倩等謀反

古師

曰倩音倩千見翻

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

明覺

口使疏吏翻守式又翻高祖十一年置淮陽國時矢為郡屬兗州唐陳州地賢曰淮陽故城在今陳

州宛丘縣東南

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

古師

曰陳留國縣今據班志圍縣屬淮陽勇衣于既翻

圍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

害等四人為侯

不害當塗侯江德翰陽侯蘇昌浦侯國縣小史闕內侯食邑圍之遺鄉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衆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

無他意

言為江充所迫惶恐無以自明而起兵殺江充非有他意也

會高寢郎田千

秋上急變訟太子冤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上時掌翻

曰子

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

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

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

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

不移時也

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即橫門外渭橋也橫

音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已望

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閭鄉縣之東基址猶存

天下聞而悲之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

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

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靄者三

雍於用翻經典如而

字通隕石二黑如蠶

師古曰蠶鳥兮翻小黑也江南人以油煎漆滓以飾物曰蠶

三

月上耕于鉅定

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注作巨淀縣故城在淄水北縣東南有巨澱湖蓋

以水受名也

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

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

悖蒲妹翻

使天下愁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

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

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晷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

有僊人盡妖妄耳

妖於遙翻

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少詩治翻

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

富民侯

恩澤侯表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名也

千秋無

它材能又無伐閱功勞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

曰勞角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意數月

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

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

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

與丞相御史奏

先悉薦翻

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杜佑

曰輪臺渠犁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

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

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

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

路候也

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

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

上乃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

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重直用翻

而今又

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

師時雖勝降其王

降戶江翻

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

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

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

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

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

又漢使者久

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

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師古曰興遣興軍而遣之

欲

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

行

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也蓍筮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蓍者案劉向

云著之言者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神以其
 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著萬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
 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
 木疏云似蘗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著生百年一
 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
 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
 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藁著下有伏龜卜筮
 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王季
 文王乃卜三龜一習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
 卜筮實問於鬼神筮龜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按白虎通
 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
 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著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
 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
 劉向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
 問互言之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幽贊於神

明而生著據此諸文著龜知靈相似傳云著短龜長不
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實無優劣也杜
預鄭玄因是言以為實有長短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
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
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
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
求象故為短也鄭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
短龜長主于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
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出
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
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鄭注占
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
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筮之
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
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筮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
筮其所要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

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古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納衰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與讀曰預蓄音升脂翻

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

之人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

以為欲以見彊

師古曰見顯示見賢遍翻

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師古曰言

其夸張也視亦讀曰示

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

以為吉

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眡祲者皆屬

太史太卜屬太常
有令丞治直之翻
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師古曰今便利之時

後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
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鬴山

名也將即亮翻
下同鬴古釜字
卦諸將貳師最吉
卜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為吉也故

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

繆
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
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

軍事也
據班史匈奴聞漢軍當來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詛莊助翻
匈奴常

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

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畧併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

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

是擾勞天下

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

蓋欲使刺

單于以報忿也師古曰言五伯尚耻不為況今大漢也伯讀曰霸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

提掖搜索

降戶江翻索山客翻提謂提挈之也掖謂兩

其或私齎文書也余謂恐其挾兵刃

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令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

漢有擅賦法令止不行孟康曰先是令

長吏各以秋養馬亭有牝馬名養馬者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之至此復脩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

以免徭賦也

復方目翻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

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上時掌翻畜許六翻

由是不復出軍

復扶又翻

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

班志一畝

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畊長終畝一畝三畊一夫三百畊而播種於三畊中師古曰代易也余謂此即周禮一易再易之田之類其耕耨田器皆有便

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

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

民重農而趙過之傳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

好呼到翻被皮

義翻

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

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

治直翻

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曆是年九月壬

戌朔言八月是也

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

閼氏音煙支

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

貳師以社

師古曰飭與敕同社祠社也

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

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

邑哀王髡薨

髡音博

二月赦天下夏六月商丘成坐

祝詛自殺

考異曰功臣表云坐為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公卿

表云坐祝詛按成不為詹事功臣表誤也

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

善

班表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郎軍屯關宰永巷宦者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課督之取其

領事之號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

者為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
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
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改僕射為祭酒漢世
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為逆由是侍中
出禁外有事乃得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
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
御舉伏誅侍中
猶是復出外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

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
及謂及於禍也遂

謀為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

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

師古曰上下於殿也磾丁
奚翻上時掌翻下廂上同

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日磳小疾臥廬

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

師古曰殿中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

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

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磳

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磳方向廁而心動

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

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磳色變走趨臥內欲入

師古曰趨讀曰

趨向也臥內天子臥處

行觸寶瑟僵日磳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

羅反

傳謂傳聲而唱之

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

磳

仲竹翻

止勿格日磳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

辜秋七月地震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

燕王旦元

狩六年受封

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

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良鄉安次

二縣唐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為冀州

上由是惡旦

惡烏路翻

旦辯慧博學其弟

廣陵王胥有勇力

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

而皆動作無灋度多過

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

大多

口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

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

母少

少詩沼翻下同

猶與久之

與讀日豫

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

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

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

馬故亦有畫工畫讀曰畫

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

珥仍

吏翻耳飾也

叩頭

斷句

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

掖庭屬少府有秘獄凡宮人有

罪者下之

夫人還顧帝曰趣行

趣讀曰促

汝不得活卒賜死

卒子恤翻

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

立其子何去其母乎

去羌呂翻下同

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

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

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

柞宮

班志盤屋縣屬扶風山曲曰盤水曲曰屋師古曰盤張流翻屋竹乙翻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

名水經注五柞宮在長楊宮東北八里柞即各翻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

有不諱

賢曰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

誰當嗣者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

日磾休屠王子故云然

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

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

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

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

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

靜詳審

沈持林翻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職吏翻

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

忤視者數十年

忤逆也五故翻

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

後宮

內讀曰納

不肯其篤慎如此上猶奇異之日磾長子為

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

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

惡鳥路翻

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

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

偽為于翻

已而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

桀少時為羽林期門即從帝上

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為未央殿令

未央殿令屬太僕

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師古曰見謂呈馬多見之音胡電翻

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

復扶又翻下遐嫁翻桀

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

師古曰誠實也

言未卒泣數行下

卒子恤翻行戶剛翻

上以為愛已由是親近

近其

翻新

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

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瓚曰壽七十一

入殯未央

宮前殿帝聰明能斷

斷丁亂翻

善用人行灋無所假貸隆慮

公主子昭平君

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屬河內郡慮音閭

尚帝女夷安

公主

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

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

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

為于偽翻下同

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

醉殺主傅

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是

也師古曰傅姆是

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

上時掌翻

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

我

弟謂女弟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翻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

久曰灋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灋吾何

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

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

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時待詔宦者

署

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蕩蕩平坦貌

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為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

也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于衆人誰可為事者也

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

師古曰正音之成翻

定歷數

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
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
材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
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才大畧而非其不恭儉也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

斂力驗翻

內侈宮室外

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

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幾居宣翻

然秦以之亡漢

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

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

惡烏路翻
好呼到翻

誅賞嚴明晚而改過

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

班志鄂縣屬江

夏郡公主所食之邑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即蓋長公主鄂五各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

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

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續漢志本注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璽斯氏

翻欲收取璽

師古曰恐有變難欲收取璽

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

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

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三月甲辰葬

孝武皇帝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

于東方

李蒲內翻

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

淮南厲王子勃徙封濟北王寬

與孫也漢法內亂者為禽

獸行濟子禮翻行下孟翻

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

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行下孟翻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編修

臣

范來宗

洗馬

臣

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孫球

謄錄監生

臣

華春芳

歐陽西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五

起前蒙協洽盡平
北狄降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
名難諱但名弗荀悅曰諱弗之字曰

不應劾曰禮諡法

聖聞周達曰昭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

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往擊大

破之

捷為蜀郡皆屬益州捷為郡唐瀘戎嘉眉榮資簡州地蜀郡唐成都府彭蜀雅翼茂州之地應劭

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發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奇曰平居發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應說是余據左傳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

秋七月赦天

下大雨至於十月渭橋絕武帝初崩賜諸侯王

璽書

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蓋君臣通用也秦漢以來惟至尊以為信

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小則封小京師疑

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蘇林曰壽西姓

長名師古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刺七亦及

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

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

結謀

中山哀王昌靖王勝子齊孝王將閭悼惠王肥子

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

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

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

為備也

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

姓譜成姓本自

周文王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有令尹成得臣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音山容翻

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

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

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

臨菑

臨菑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

殺青州刺史雋不疑

雋辭免翻

旦招來

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

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余謂澤歸臨菑謀舉兵故旦閱兵以待

期數所角翻下同

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

餅戾成知澤等謀

成菑川靖王之子班志餅侯國屬琅邪郡餅步丁翻

以告雋不

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續漢志大

鴻臚丞秩千石
臚陵如翻

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

皆伏誅遷雋不疑為京兆尹

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張晏曰

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故云京兆也酈道元

曰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穎達曰釋詁文曰萬億曰兆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億為等萬至萬是萬之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兆億億曰兆兆在億種之間
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

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翻而近俗

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也甚矣行下孟翻

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

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

毛晃曰平反理正幽枉也反音幡

母

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

為於為翻

故不疑為

更嚴而不殘

九月丙子稅散侯金日磾薨

稅音妬磾丁奚翻

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為稅侯上官桀為安陽侯

恩澤侯表安陽侯食邑於河內之蕩陰水經註陝縣有安陽城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

霍光為博

陸侯

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於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

非必縣也博陵初封食北

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

封

捕馬何羅事見上卷武帝後元元年

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少詩照翻

光等亦

不敢受及日碑病困光白封日碑卧受印綬一日薨日
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
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
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
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
止 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
問民疾苦寃失職者

行下
孟翻

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按師古注光初
封食邑北海河

間左將軍祭為安陽侯

祭食邑蕩陰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

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

說式芮翻處昌呂翻

攝政擅權

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

背蒲妹翻

卒子恤翻

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

共事

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

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

患

師古曰言諸呂專權而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

光然之乃擇宗室可

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

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漢長樂建章甘泉各有衛尉以掌其宮衛然不常置樂音洛

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

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

食也種之勇勸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

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初武帝征伐匈奴

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殯罷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殯敗也罷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罷殯曰疲殯音殯鄭玄曰內敗曰殯陸云謂懷任不 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

成也

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

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

母閼氏恐單

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

閼氏音煙支

乃私使殺之左大

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

又復扶翻

是歲單于病

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

少詩照翻

治直之翻谷

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

顓渠閼氏單于

蠡音鹿黎

之正室也位大閼氏上

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

衍鞬單于

更工衛翻

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

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

降戶

盧

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

盧屠王國人皆寃之于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

城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

也復扶匈奴始衰
又翻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冬十一月壬辰朔

日有食之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漢制

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

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

安妻生女年甫五歲甫始也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

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地理志蓋縣屬泰山

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為蓋侯所尚故曰蓋長公主長公主儀比諸王帝姊妹乃稱之蓋侯王充武帝舅王信之

子襲爵蓋如字又古盍翻子容子賓客也
丁姓外人其名長知兩翻下同近其靳翻 安素與外人

善說外人曰

說式
尚翻

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

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在未
央宮中皇后所居以

椒和泥塗壁取其
溫而芳朝直遙反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

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為

然詔召安女為婕妤

婕妤音
接子

安為騎都尉

為安父子與
霍光爭權謀

亂張

本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西南夷姑

繒葉榆復反

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為縣繒慈陵翻

葉式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

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宋

涉翻

昌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釋名曰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疆理益廣故曰

益州班志漢中廣漢蜀郡越巂益州辟柯巴郡皆屬益州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

殺益州太守

武帝元封二年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守式又翻

乘勝與辟胡

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臚陵

如翻

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

种音冲

棄市

是歲上官

安為車騎將軍

考異曰昭紀作驃騎今從百官表外戚傳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

順成侯趙父鈞之夫人之父也

父時已死追封為順成侯置園邑三百戶于扶風

順成侯有姊君姁

師古曰姁音況羽翻

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

賞賜

孔穎達曰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為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為疏疏與疎同

無在位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

未央宮北闕蕭何築也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

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

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

班表公車屬衛尉天下上

事皆總領之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

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

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

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從才用翻或曰是非未

可知且安之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

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

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

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

命也蒯苦怪翻瞶五怪翻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即就也今來自

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

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

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

凡不知姓

名及所從來皆曰何人

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

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

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

斬

要與腰同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

考異曰昭紀云張延年雋不疑傳

夏

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

恩澤侯表桑樂侯食邑於千乘樂來各翻

安日以

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

樂音洛

見其服飾

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悖蒲內翻

罷僭耳真番郡

武帝元鼎六年置僭耳郡元封二年置真番郡今皆罷之僭都甘翻

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

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

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

數所角翻

為於偽翻
比毗至翻

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

順天心說民意

說讀
日悅

年歲宜應先納其言延年故御史

大夫周之子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

鹽鐵事始見十
九卷武帝元狩

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卷元鼎三年酒
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三年榷古岳翻

毋與天下爭利

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

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難乃
旦翻

於是鹽鐵

之議起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鬻鹽鑄鐵
因摠論政治得失也據班史藝文志有鹽鐵

論十篇今
行於世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

事見二十一
卷天漢元年

稟食不至

稟給
也

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
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

寶井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去謂藏之也貢父曰令北方野鼠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操千武在去丘吕翻

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降匈奴事見二

十一卷天漢二年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降戶江翻下同

偽翻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子卿蘇武字故使來

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說武

芮翻亡古信義安所見乎見賢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

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不幸謂死也子卿婦年少少詩照翻

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

更工

衡翻復扶又翻下同

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

亦如之

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

以老母繫保宮

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降

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

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

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

皆為如字

將即亮翻近其新翻

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

誠甘樂之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樂音洛

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

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

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

分扶問翻

王必欲降武

匈奴封李陵為

右校王故稱之

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嘆

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與

武決去

師古曰決別也

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

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

語牛倨翻鄉讀曰嚮

號戶高翻臨哭也力禁翻

及壺衍觀單于立母闕氏不正

闕氏音煙支

國

內率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
漢使至求蘓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
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

謂告語也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

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

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

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

西國謂西域諸

國使疏
吏翻

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

下還歸

還音旋
又如字

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

載丹青所畫何以過予卿陵雖駑怯令漢世貴陵罪

駑音
奴貴

寬也
貫

時夜翻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

盟

李奇曰言欲劫單于如曹劌劫
齊桓公柯盟之時幾居衣翻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

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

事見上卷
天漢三年

陵尚復何所顧乎已

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

行戶
剛翻

因與武決單于

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

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

程大昌演繁露曰牛
羊豕具為太牢有羊

豕而無牛則為少牢令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班表

典屬國本秦官掌歸義蠻夷漢因之今以命武以武久在匈奴中習外夷事故使為是官其後省併大鴻臚

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

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須與鬚同

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

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

歸易耳

易以政翻

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

陵意謂降匈奴已辱矣今

若歸漢漢將使刀筆吏簿責其喪師降匈奴之罪是謂再辱也故遂不歸

夏旱

秋七月

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酤古護翻

武帝之末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霍先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

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詔以鉤町

侯毋波

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為縣屬牂柯郡雖置官吏而仍以其君長為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音

劬町音梃毋波漢書作亡波亡古無字也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如長

兩立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

應劭曰三年中鳳凰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故以冠元

春武都氏人反

武都

郡屬涼州氏人即白馬氏也魚豢魏畧曰其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氏丁奚翻

遣執金吾

馬適建龍頤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

免刑擊之

師古曰姓馮適名建也據班書功臣表弓高侯韓頤當之孫說以擊匈奴功封龍頤侯坐

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後為衛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蠱誅後元元年復以增嗣龍頤侯增興弟也班志龍頤侯國屬平原郡頤音洛作額者非崔浩曰今有龍頤村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也余謂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

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

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蓋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

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長知兩翻為子偽翻數所角翻

又桀妻父

幸充國為太醫監

充國史失其姓大醫監屬少府

闢入殿中

闢安也漢制諸入宮

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妄入謂之闢

下獄當死冬月且盡

漢論上囚不過冬月下邈嫁糊

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

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

光右

武帝時桀為太僕位九卿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太尉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是桀之位在光右也

右上也

及父子並為將軍

桀為左將軍安為車騎將軍

皇后親安女光

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

師古曰顧猶反也朝直遙翻

由是與光爭

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

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

伐矜也榷古岳翻為於偽翻下

同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

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

遺蓋主桀弘羊等

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也遺于季翻

桀等又詐令人

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張晏曰都肄郎羽

林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漢光祿勳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都肄謂總聞試習武備也肄羊至翻

道上稱趣

天子出稱趣以清道止行人趣與蹕同

太官先置

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太官

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奉太官先往其處供置

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

降乃為典屬國

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
冤屈故言多也使疏史翻降戶江翻

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翻光專權自娖疑有非常臣旦願

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璽斯氏翻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

欲從中下其事

伺光出沐不在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司讀曰伺師古曰下謂下有司

也下音胡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當者以之書奏

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薄曰近臣調計畫之室或曰

離畫之室師古曰離畫是也

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

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上曰將軍冠

師古曰今復著冠也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

師古曰之往也廣明

亭名今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水經注京兆
來明縣廣成鄉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于郭北
宣帝移于苑北以為
悼園在東都門外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

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

是時

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

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
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者等

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
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
選署

及秦下尚書曹文書衆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為兩官
據續志則合為一官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
兩官明矣沈約曰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
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席尚浴尚
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
並隸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
霍光領尚書約又曰漢武遊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
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
者令罷謁者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
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為兩官明矣

而上書

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

師古曰遂猶竟也言

不須窮竟也

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

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

敢復言

屬之欲翻
復扶又翻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

背蒲
妹翻

漢文惑季

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踈賢

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

武王崩周公相成
王管叔蔡叔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于是東征成王不知周公之志公乃為鵠鵠之詩周大夫亦為賦狼跋之

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毛氏註云跋蹇也蹇踳也
老狼有胡進則蹇其胡退則踳其尾進退有難然而
不失其蹇蹇曰李巡曰跋前行曰蹇踳却頓曰蹇也
說文云跋蹇丁十翻踳什二翻蹇即蹇也然則跋
與蹇皆是顛倒之類以跋為蹇者謂跋其胡而倒耳
老狼有胡謂顛倒而近則蹇其胡謂蹇胡而前倒也
退則踳其尾謂却頓而倒於尾上也高祖疑陳平事
見九卷二年文帝罷季布事見十四卷前四年疎賈
生事同上景帝誅晁錯
事見十六卷前三年

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

口劉向之言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
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

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

平為燕相史失其姓語牛倨翻

平曰大王

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

也

好呼到翻

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

易以鼓翻少詩

照翻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

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

趣七喻翻

鄉讀曰嚮

正謹不可止

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詳謹況爰翻

大將軍恐出兵陳

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

帝謂武帝長知兩翻

天下所信何憂見反

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王

莽天水人也字稚叔

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

羣臣皆裝

令皆治行裝也

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

誘音酉

因廢

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

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廉鹿之大者菟讀曰兔吐故翻

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

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

家人謂凡庶匹夫也

此百世

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

如淳曰特

為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燕音煙姓譜召公封于燕其後為秦所滅子孫以為氏

以告大

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

一日以病而移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居余謂前說是

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

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

發兵乎

相息亮翻

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

王憂懣

師占曰懣音滿又音悶煩也

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

璽書讓旦

璽斯氏翻

旦以綬自殺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刺王

刺來速翻謚法暴戾無親曰刺

皇后以年少不與謀

與讀曰豫

亦霍光外孫

故得不廢

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訢與欣同

冬

十月封杜延年為建平侯

班表建平侯食邑于濟陽

燕倉為宜城侯

宜城侯食邑於濟陰

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為弋陽侯

文帝穎曰徵事丞

相官屬佞差尊據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侍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者為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班志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任音壬丞

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

如淳曰漢儀注武帝置丞相少史秩四百

石班表商利侯食邑於臨淮之徐少詩照翻

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

濟陰郡屬

兖州唐為曹州濟子禮翻

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

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

比干紂之賢臣諫紂而死

宜

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

諫大夫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

朝無直臣

光祿勳張安

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

班表少府屬官有尚書令續漢志尚書令丞奏所置掌凡選署

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秩下石

志行純篤

行下孟翻

乃白用安世為右將

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

又以杜延年有忠節

以其發燕蓋上官之諫也

擢為太僕右曹給事

中

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加官也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班表給

事中常顧問應對位中
常侍下並得入出禁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

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

下避嫁翻先平處其可否復奏

言之處
昌呂翻

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

狀聞或抵其罪法

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

是歲匈

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

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

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

道讀曰導

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

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

復扶又翻

北橋余

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

師古曰于余吾水上作橋擬有迫急奔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

者

風讀曰諷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

僵居良翻什也

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此為宣帝興于民間

之符節令魯國睦弘上書

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志曰為符節臺率主

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為魯國屬豫州唐兗州地師古曰睦息隨翻今河朔猶有此姓

言大石自立

僵柳復起

復扶又翻下同

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

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

班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

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

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有傳國之運當

言之漢承堯運協于火德得天統矣

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生設妖言惑

衆伏誅

匈奴單于使犂汗王窺邊

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汗王

咸則犂汗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

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

幾

幾居豈翻

右賢王犂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

和班志

三縣皆屬張掖郡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師古曰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

尉

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守式又翻

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

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汗王

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射而亦翻

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犂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

張掖

燕蓋之亂

燕王蓋主也燕于賢翻蓋古盍翻

桑弘羊子遷亡過

父故吏侯史吳

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過古禾翻

後遷捕得伏

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

治直之翻下同臧讀曰藏

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

言桑遷但隨生耳非自反也

即以赦令除

吳罪後侍御史治寶

師古曰重覈治其事也

以桑遷通經術知父

謀反而不諫爭

爭與諍同

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

首匿遷

師古曰首匿者言首為謀首而藏匿人也

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

不得赦奏請覆治

此深文傳致吳之罪從才用翻

劾廷尉少府縱反者

劾戶部翻師古曰縱放也

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

車千秋即田千秋

秋漢以其年老得乘小車入殿中因呼為車丞相

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

數所角翻

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

公車門即未央宮北闕門也

議問吳法

師古曰于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

議者知大

將軍指昏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

上時掌闕

光於

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

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

則為其督也師古曰非也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

下獄嫁翻

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

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

師古曰詆誣也

恐於法深又丞相素

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

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

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譏耳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也

延年

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

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相先帝而任事

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令

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

謹譁

謹許爰翻

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

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

先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

卒下之獄

卒子恆翻

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

要斬

內史周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要與腰同

而不及丞

相終與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

延年論議

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

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

遼東郡屬幽州唐密

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高祖六年後
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武帝遣霍去病
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
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
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鮮卑先遠竄于遼東
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稍徙遠西塞外
始為中
國患

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

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谷唐媯州漁陽唐檀薊

州北平唐平州之地

為漢偵察匈奴動靜

為于偽翻偵丑鄭翻又尹貞翻候也

置護

烏桓校尉監領之

監占衙翻

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

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

五原郡屬并州先悉薦翻殺

略數十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

旁步浪翻

行政塞外亭障略

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

少利希復犯塞

少詩沼翻復扶入翻下同

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

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

發兵邀擊之

師古曰邀迎而擊之

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

護軍都尉秦官

武帝以屬大司馬此時是屬大將軍也

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

師古曰間即中

間也猶言比日也數所角翻

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

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

要與邀同

招寇生事

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

友為度遼將軍

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至後漢遂以為將軍之號以護匈奴將

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

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

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後戶遶翻烏

桓時新中匈奴兵

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中竹仲翻

明友既後匈奴因

乘烏桓散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

不能復出兵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

服之服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沒黜序傳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余按續漢志有加元

服之禮

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

謹法安民大慮曰定

時政事壹

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夏五月

丁丑孝文廟正殿火

人火曰火

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

石將五校作治

將作大匠屬官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掌五校士校戶教勸

六日成

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

勸戶

會赦太常轅陽

侯德免為庶人

班表轅陽侯食邑清河文顯曰轅陽在魏郡清淵轅音料又音聊

六

月赦天下

初杆朶遣太子賴丹為質于龜茲

龜茲國治延城

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杆音烏梁與彌同音致下同龜音丘茲音慈賢曰今龜音丘勅翻茲音沮惟翻蓋

急言貳師擊大宛還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將賴丹入至之也

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

臺弘羊議田輪臺見二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

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

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

子安歸歸得立為王考異曰西域傳作常歸今從昭紀及傳介子傳漢遣

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西域之東垂也

近漢當白龍堆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三四丈垺者長丈餘皆東北向而

相似也近其

乏水草常主發道負水擔糧送迎漢使

都

新翻下同

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又數所角翻下

同後復為匈奴反間

間古覓反

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

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傳介子使大宛

班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

郡屬涼州刺史姓譜傳訛出傳巖因以為氏

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

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

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

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

平樂監監平樂觀樂音洛

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

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

威示諸國

易以豉翻刺七亦翻下同

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

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

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

西界使譯謂曰

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典屬國有九譯令皆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漢

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

即出金幣以示譚譚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

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

報王

師古曰謂密有所論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

屏人而獨共語也屏必鄣

翻壯士二人從後刺之

刺七亦翻

刃交匈立死

匈與胃同

其貴

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

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

更工衡翻

漢兵方至毋敢動自

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

傳張戀翻縣古懸字通

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

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

更工衛翻翻上扇翻為刻于偽翻重

直用翻

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

三輔黃圖橫門長安城北

出西頭第一門孟康曰橫音光祖祖道也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

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

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填諳曰鎮

秋七月乙巳

封范明友為平陵侯

賞破烏桓之功也班表平陵侯食邑于南陽之武當

傳介子

為義陽侯

班表義陽侯食邑于南陽之平氏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

舍讀今曰捨

樓蘭王既伏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

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

毛詩注曰鞠告也將

戰之日陳其師旅誓告之也

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

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

復扶又翻

且以大漢之

彊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

子以為奇功過矣

五年夏大旱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

班志鬱林故秦桂林郡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

恩澤

侯表宜春侯食邑於汝南訢音欣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禁遼東玄菟城

菟音塗

夏赦天

下 烏桓復犯塞

復扶又翻

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

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為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為御史大

夫

河內郡時屬司隸唐懷孟衛州地

資治通鑑卷二十三